

一炕盘古今

□ 蜀水巴人

对于火炕,每到大雪漫天、朔风嘶吼的冬季,记忆便分外浓烈:烧得暖烘烘的热炕,烙得人们快要成了蒸笼里的馒头,浮于热气之间喧喧腾腾。坐在灶台上的铁锅,冒出丝丝水汽,弥漫起一家的云雾。一只老花猫,盘成一个毛绒绒的线团,正卧在炕头边儿打盹。

生长在北方的人,尤其是乡下村居,对于这副情景恐怕再熟悉不过。因为火炕,本身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。“东起泰岱,沿北纬三十七度,渐迤而南,越衡漳,抵汾晋,逾泾洛,西出陇阪,凡此地带以北,富贵贫贱之寝处,无不用炕者。”徐珂在《清稗类钞》里,给“划”定了用炕的使用范围(实际上可能远不止这些地区)。仔细辨别,“汾晋”至少涵盖了现在山西一带。明代于谦曾经巡抚山西,到过大同,写下了《云中即事》诗:“炕头炙炭烧黄鼠,马上弯弓射白狼”。于少保隆冬时节,盘坐在大同的热炕上,大嚼烤黄鼠,白描出了一派塞外风情。《云中即事》全诗边塞诗意浓烈,意象豪迈慷慨。比于谦略晚一些的明代兵部职方郎中陆容,在《菽园杂记》里,专门介绍过那时候边塞戍卒捕捉黄鼠的手段:“凡捕鼠者,必蓄松尾鼠数只,名夜猴儿,能嗅黄鼠穴,知其有无,有则入啮其鼻而出。”此说不知真假,只知道当时的大同黄鼠,入秋渐肥,一鼠值银一钱。守臣令军卒捕捉,大多用来“岁以贡献”。

南宋官员朱弁,建炎元年作为通问副使出使金国,“至云中(今大同),见粘罕”,被扣,遂羁留金地十六载。气节干云的朱弁始终不降,不为利禄所动,不畏

刀剑所迫。居留期间,他挥毫为金国大普恩寺(即今大同善化寺)撰写了《重修大殿记》(全称《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》,此通朱弁碑,如今被誉为善化寺“三绝碑”),还留下了《炕寝三十韵》。其中有句云:“淹留岁再残,朔雪满崖谷。御冬貂裘弊,一炕且踟伏”。一盘热炕,抚慰了身为“南人”(朱弁为徽州婺源人氏)的朱弁的体,也抚慰着朱弁不屈的心。

徐珂(《清稗类钞》作者)以为古代北方未有炕,盖其初本“东胡之俗”,“自辽金人,浸染既深,久之遂成习惯”——此说,被保定徐水县东黑山遗址出土文物,给予了有力的“反驳”:该处遗址为战国时期遗存,出土遗迹有房址、灰坑、烟道、水井等等。文物实证说明,火炕起码在战国时期的北地已经出现,远比床的出现要早,距今至少已经有二千二百多年。而且,炕为物用,并非“胡俗”,而是实实在在的黄河流域之先民所创!

一盘热炕,曾经养活过多少手艺人哦——过去,走村串乡的盘炕人,很受人待见。哪家人家要盘炕,先得备下好吃好喝,伺候好盘炕师傅。一盘炕盘得好,烟走得顺,炕热得快。盘得不好,炕热得慢,费柴费炭,灶镬还时时倒烟。偶有缺德的盘炕人故意使坏,稍微不如意一些,工钱谈不拢,或者有肉缺了酒,手下就悄悄加了“花活儿”——完工之后,烧起灶来,灶口总是“半口气儿”,光见火苗子呼呼冒着,却不出劲儿。主儿家这个气啊,偏偏却有苦说不出。

家里盘了炕,顺带也带火了许许多多画炕围子的画匠。一些并不为人所知

的民间画手,就在无数盘火炕之间大展才艺。花鸟鱼虫、戏剧人物、二十四孝、民俗传说……都能够一一搬到炕围子上。进一家,满围子的大朵牡丹,这是花开富贵;再进一家,一溜儿胖娃娃抱大鱼,这是年年有余。浓艳热烈的色彩,就像灶间的炭火一样,红火热闹,伴着一家又一家袅袅而起的人间烟火。

参观游览故宫,恐怕没有多少人会注意,偌大的宫殿群在冬季如何取暖。其实,紫禁城内各宫殿大多设有火炕,明清两代帝后妃嫔人等,都拜火炕取暖。明代太监刘若愚在他写的《酌中志》里记录,“(十月)是月也,夜已渐长,内臣始烧地炕。”如何烧法?晚清曾经随侍慈禧八年的宫女何荣儿,在《宫女谈往录》里“揭秘”:“宫殿建筑都是悬空的,像现在的楼房有地下室一样。冬天用铁制的轱辘车,烧好了的炭,推进地下室取暖,人在屋子里像在暖炕上一样。”瞧瞧,作为“寝处”,曾经的北方倒真是“富贵贫贱无不用炕”。唯一的区别恐怕是,给帝后烧炕,一准用的是上好的木炭,烟气足,有香味儿。

春夏之交的时节,阴晴不定。如果家里有一盘热炕,该是多么惬意的事情!屋顶的缕缕细烟,灶口的丝丝火苗,再加上一只卧在炕头的老花猫,勾勒出一幅游子心中惦念故乡的记忆图卷。



巴人说事

需要面对

□ 建成

是的,我们需要面对。面对蓝天、白云、阳光,面对生死、疾病、苦难。

比如现在,我们需要面对,而且必须面对——疫情。

跟战争一样,跟地震一样,疫情总是以它自己的方式,锤打着这个世界,也折磨着生命。也许给这个世界带来磨难,原本就是它的本性。它肆无忌惮地行走在大街上,它悄无声息地潜行在黑暗中,或者它以一个突如其来的恶作剧,让这个世界猝不及防,而它则发出只有它自己才能听懂的狞笑。是的,它是要存在的,以邪恶的名义。

但对于我们,坚强永远是盾牌,乐观永远是武器,微笑永远是傲视一切、

化解一切并最终面对一切的状态。因为热爱,所以坦然;因为无畏,所以执着。在抗击疫情的每一条路上,没有一个背影是孤单的,没有一种声音是怯弱的,没有一个脚印踏下去的是无助与落拓。

是的,我们需要面对。而有好多时候,我们需要共同面对。

在一个叫永和佳园的家园,我们因缘分而成为邻居;在这个冬天,我们以志愿者的名义,以突击队的名义,面对寒冷。贾玉斌、张力平、张淑英、苗玉彬、侯建臣、闫文平、成自力……这些名字,因为这个冬天,因为每天的携手,最终相互融进记忆,连同这个冬天,连同这场叫“抗疫”的战争。

是谁说过,冬天已经到来,春天还会远吗?其实冬天也好,春天也罢,这只是季节的交替与时间的延续,对于善于坚守并乐观向前的人们,所有的美好,都不遥远。

2019、2020、2021……一年很久吗?1460天很久吗?所有的漫长似乎很短,而所有的短暂似乎很漫长,但每一个生命是充满向往的,在向往所有值得向往的向往面前,我们总是会经历一些苦难,也总是会面对一些无奈。我们怀疑着什么,坚持着什么,然后朝着天空看看,朝着白云看看,面对从屋顶那边照下来的阳光,突然笑笑:这算什么?所有的阴霾都会过去,比如那场风、那场雨,不是都已经很远很远了么?!

新的启程

□ 李润辅

我听到了床头的时钟清晰地摆渡
就像时间的河流打开了关闭的闸门
我听到了道路车辆川流的潮声
就像沉寂的剧院回荡起美妙的乐曲
沉睡的梦境开始慢慢苏醒
脑海中源源不断涌动着澎湃的动力
我要出去走走,打开房门
舒张身上每一根自由的毛孔
我要大声呐喊,让满腹的热爱
拥抱所有熟悉的风景
如果我是一棵小草,现在
一定要做冬天最坚强的新绿
但我更愿意做回归大海的水滴

勇敢地展现透明、开朗和激情
静默时光已深深刻入漫长的人生
其中的每一天
都是对生活的考验和修行
经历了疫情风雨的同甘共苦
见证百折不挠的都是勇士
能够迎难而上的都是英雄
这又何尝不是在生活中淘金
那一刻我们摒弃自私,汇聚大爱
每一线阳光都是争取胜利的殊荣
这又怎能不是崭新的启程
人生的意义有了深刻的反省
大同的天空一定会更蓝、更纯

惟有雪值得托付

□ 王占斌

落雪的声音,铿铿锵锵
像打鼓,有时候缓,有时候急
找准了我们生活的节奏

大地上一片白茫茫
我们走过的脚印
很快就被覆盖,可还得前行
因为,惟有雪值得托付

这雪的原野
多少未知,多少期许
就像当前的战疫,有多少口罩
就会有光明的前景

我们踏出的每一只脚
深一下,浅一下
都不重要,解封了
惟有雪值得托付
值得我们去认真辨认
每一个,充满希望的脚印

翅膀

□ 高鹏飞

当阳光从窗台上跳下来
我愿意愉悦成一个亲人跑进来
这幸福的挂牵
由于时刻的变化,承载了错觉
小雪了。这不只是一个节气
对于期待,它是一天的油站
我让它胜过了出现

上班了,上学了,开工了……
人间在不同的岗位上发言
——解封了
而我,只是少了短暂的团圆
多出的是顾全,是感恩与感谢
对于飞翔,它们从来都是有
有力的翅膀

解封了……

□ 管伟

夜色阑珊处,烟火气再升腾
升腾成大同人的一日三餐
无论简单或者丰盛,都是熟悉的
分别了50多天的味道
兔头、凉粉、削面、羊杂、块垒
对,心中块垒已消

天还是大同蓝
车辆涌动处,老百姓仍怡然
怡然得恢复了往日的生
企业复产,商店复业
有序而井然
憋足了劲把欠账补回来
加加班,探探友,看看山,撸撸串
好,撸起袖子加油干

解封了,云冈石窟梵音依然
一切又是最好最真的
过往皆入梦

